

戊午四月下旬
介初購於京師

畜德錄

埽葉山房二
石印

畜德錄卷四

洞庭席啓圖文與甫纂輯

七世孫席素彬緒生甫恭繕

七世孫席素燾少雲甫校對

七世孫席素揚少梧甫重刊

九世孫席德鑫念曾甫發行

省克

或問濂溪先生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中庸以誠為一。此以無欲為一。無欲之謂誠。

程子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太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程伊川先生曰。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然而去之者。便違禽獸不遠。

先生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

上蔡謝顯道曰。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衝衝天地間。莫不以欲為事。而心學不傳矣。

只為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誰知於此。便成痼疾。人却習而安焉。而不覺已喪身。失命於其中矣。昔賢謂生順死寧。人只求順寧的道理。而以生死一聽之自然。便得生死之正。亦得好惡之正。好生者。順寧的道理。而以生死一聽之。好其生而能順也。惡死者。惡其死不能寧也。

胡五峰先生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寡欲之君。可與言王道者。審理度勢之明。孟子遇齊梁多欲之君。而必與言王道者。濟時救物之仁。仁所當然。而明有不逮。聖賢固安之也。

晦翁先生曰。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懈緩不得。又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

呂東萊先生曰。多欲者畏人亦多。少欲者畏人亦少。無所不欲者。無所不畏。無所欲者。無所畏。只是振也。慈焉得剛。

張南軒先生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決者。此鯨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乎。引而伸之。涵養而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減却一分人欲。

異端之教。鯨之治水也。聖人之道。禹之治水也。

薛敬軒先生曰。萬起萬滅之私。乱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湛然澄然之體。

今人日裏夜裏。夢時醒時。總為此萬起萬滅者。冥冥騰騰。過了一生。於先生此語。當置一想。萬起者。更不復起。萬滅者。更不復滅。此是何等境界。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神龍變化。不測。然人得而畜之。亦得。醢而食之者。有欲故也。

後人只為多欲。故為異端所小。若能如聖人之無欲。而常伸於萬物之上。彼烏

得而小之。

道在乎日用常行。欲亦在乎日用常行。異端懼多欲而謝却。日用常行。故小。聖學不離日用常行。而自無欲故大。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磨。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此亦在私去而
復時可見

聲利所動。

者即道心以其不流于人欲之私所謂無欲也

過於人欲者為不及盡去根塵者為
太過兩相較而聖道之中判然矣。

敬齋先生曰。學無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物所以生底道理。有生之初。所稟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稟之偏。情欲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動於物。縱於情。乃人為之偽。非人之固有也。然閑邪存誠。所以保養天理。關防人欲。本原上工夫。克治省察。所以辨明天理。決去人欲。發用上工夫。此又不是截然兩項工夫。蓋交相資。互相長。本原工夫。正所以利其發用。發用工夫。正所以固其本原。故操存涵養。克治省察之功。愈精愈密。無少間斷。則天理常存。物欲盡去矣。

人問呂涇野先生曰陰雨晦冥獨坐閉戶頗覺此心虛明凡有觀覽便自省

悟似於道理有會合處。若可上達。竊謂一日無欲。可作一日聖人。一月無欲。可作一月聖人。終身無欲。便是終身聖人。不知是否。先生曰。有志之言也。但恐入市朝時。或有欲。則與閉戶獨坐時之無欲。又不同矣。故聖人無入而不無欲。一獨坐不可便了也。子如視金革百萬之衆。甲科烜赫之榮。文綉峻雕之美。財貨充積之盛。艱難困苦之時。白刃顛沛之際。耄耋昏倦之日。皆如此號房之獨坐也。人雖曰子之非聖人也。吾不信矣。

歐陽南野曰。人心赤子之初。本自澄靜。無欲。後來染習種種多欲。夫種種欲之。種種克之。是自纏自縛。遂旋自解。必無盡脫之理。要得脫盡。不如無縛。

湛甘泉先生曰。吾常觀吾心於無物之先矣。洞然而虛。昭然而靈。吾常觀吾心於有物之後矣。窒然而塞。憤然而昏。其虛焉靈焉。非由外來也。其本體也。其塞焉昏焉。非由內往也。欲蔽之也。其本體固在也。日月蔽於雲。非無日月也。鑑蔽於塵。非無明也。人心蔽於物。非無虛與靈也。一朝而覺焉。蔽者徹虛而靈者見矣。

方正學先生曰。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為千載。不善愛其

可憐

可憐

先生大

節便於

此可見

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盍缶之間。夫蚊蚋之生。自以為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盍缶為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為之役。而不以為勞。其心以為至樂也。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不知其為污辱也。均之為身。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污辱若此。曷為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污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況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於禮義。其為慮甚遠矣。顧涇陽先生曰。看來看去。吾人千病百痛。只是欲為之胎。做來做去。吾人所以趕不上聖賢。只是欲為之祟。周子特提出無欲二字。正從咽喉下著力。此兩字是

徹上徹下要訣

答友書曰。足下謂仁義禮智。宜寔之以信。自垂髫異於童稚。有室異於垂髫。深覺信之難。最是切問。惟有濂溪所揭無欲二字。極好。這箇欲。自人生落地時。便一齊帶下。我要為善。這箇却出來做對頭。不愁你不屈伏。我不肯為要。這

箇却出來做牽頭。不愁你不依順。雖然如此說。不要看得太怕。人只要我放出自己。此蓋見非二。張自己力量。彼又不知何處潛踪。遜跡去。十分勇猛不辨。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這便是垂髫異於童稚。有室異於垂髫的公案。所謂人心惟危。以此道心惟微。以此堯舜之不能不兢兢業業。孔孟之不能不汲汲皇皇。亦皆以此須辨取明白。一刀斬斷。拔出自家一箇身子來。然後要為善。便真能為善。要不為惡。便真能不為惡。仁真仁。義真義。禮真禮。智真智。恰好鑄成一箇信字也。但能無欲便是寔心。寔心做事。何事不寔。

李谷平先生曰。人心中除去一切閒思量。則天理自在。多少快活。或言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朱子曰。他是什麼樣做工夫。所謂做工夫者何也。要向此處料理。單尋箇快活不得。某誦其詩曰。適居堂上行堂上。或在水湄言水湄。只此便是曾點浴沂詠歸的意思。如何不樂。學者識得此意。則胸中一副閒思量。自然冰融凍解矣。

邵子曰。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

欺況神之聰明乎。神非有他即心便是知我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其天天非有他即我便是。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程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范忠宣公純仁戒子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趙清猷公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

須看父兄師長字。只是不敢心重。

劉屏山先生湯論曰。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惛惛然。夫惛惛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安知惛惛者不為汲汲也耶。故悠悠者。最為害道。既已知之。玩習為常。始焉色受聽悚。終焉意銷氣壞。因循

妙喻

苟且一暴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此知善而不能為惡。惡而不能去。以我
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然而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如獲利。
捨過如遺蛻。德必日新。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寔。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
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為。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真積力久。為鈍才。是自誣也。
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閎學者悠悠之歎也。且有所思也。有所
欲也。有所畏也。有所矜也。皆心之累也。思道則能化其思。欲善則能淡其欲。
畏義則能安其畏。矜志則能靖其矜。此即朱子所謂關了門。閉了路頭的意思。轉累為通。惟
其所向。學者苟無是心。何能疊疊求益哉。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遠茫
茫。振屐而升。蒼蒼彌高。鼓棹而遊。茫茫逾遠。然後知向之所睹未盡也。無窮
方學之日新。亦猶是也。緝熙不已。造次無忘。舊習運運而消。至趣循循而入。
欲罷不能。莫知所以然。而然。觀湯之方寸之間。常存警覺。不敢自是。故從諫
則弗拂。改過則不吝。一言一動。念慮少差。隨即冰釋。詩人美其日躋。亦善知
湯者。湯因其所履。著於銘言。起居食息。又以自警。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

雖然學者孰不欲一意於此。勉強牽率而無日新之樂。至樂本全而不能久。其樂者。由世味分之也。外樂之厚。內樂之薄也。故曰以禮制心。禮者內外之衛也。夫人心一也。今日有制之者。是復有一心也。蓋心之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手有翻覆。是一形也。猶聲有笑哭。是一音也。心過則邪。制邪為正。心過則妄。制妄為誠。我欲不是仁。斯仁至。欲之者即是至之者。未欲不是仁。既欲便是仁。安得有二。聖人不能使人必無過心。而能使人常存制心。制心勝。則動靜語默。惟我是令。過心不二。制心亦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纔是日新之極。今人講大學。日新中自有極至之善。此湯君臣相告之言。所以成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境故曰明德止至善。此湯君臣相告之言。所以成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噫。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傳道於萬世者。其用心如此。必無所成。就。

朱晦菴先生曰。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別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字上去體認。確然見得是危。是微。危如千仞。不測之淵。微如一縷垂絕之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命。如何可不去做精一之功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或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存心。而今與人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件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便是存心之法。

不是覺得後纔存心也。是存得心。纔覺得。不然是那箇覺。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寔頭。負荷得者。用孔子所謂剛毅木訥也。只是樸。因思前日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寔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寔頭。便近仁。因思前日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寔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此纔是講學。何者。講其所學。學其生。所謂以講為學。故自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肩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不長進。又却被人譏議。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

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庸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何垣曰。欲為君子。非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戾。立見其為小人。故曰終身為善不足。一旦為惡有餘。

胡叔器問晦翁先生。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晦翁曰。須是自下工夫。遺書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了。何懼之有。

張無垢先生曰。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者焉。豈得不動於心。物我一體。如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先生嘗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敝裂。亦不易。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隨遇而安。却不妨。若或問此是性耶。抑愛惜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却費了多少工夫。世人役役然為此身所擾。應副他不暇。可為發一笑耳。

楊慈湖之父廷顯字時發少時常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有過而我獨無過乎於是自省即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或至泣下

黃勉齋曰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生死禍福日交乎前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為禮何者為義何者為智惛然不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侈然以為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潛室陳氏曰胡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味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為天理無理無節即為人欲

全憑自去審慎正堯舜桀紂之所由分也

真西山先生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順其理以應之則事既得所心亦不勞苦擾擾焉以私心處之則事必不得其當而其心亦無須臾之甯

人徒知為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林君復曰：人之制性，當如隄防之制水，常恐其漏壞之易。若不顧其泛濫，一傾

而不可復也。

此是氣質之性，若義理之性，則是制心制事者，而又以何制之。

羅大經曰：先君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

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

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

外則畏師友。古語云：「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

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

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

掉。一事有差，則顏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而入於君子之

域矣。畏其所當畏，則不畏所不當畏。先儒於三畏章，謂畏此。苟內不畏父母，

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

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

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之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矣。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不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伊洛先覺。以持敬為造道之門。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體端固。由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斂然法度中矣。世之作偽。假真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其不肖之寔。內雖荏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先生所著畏說。畏即敬也。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己寔事。見面盎背。臨淵履水。以偽自蓋者能之乎。高視濶步。幅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為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先生羽翼我道。其功豈淺。

薛敬軒先生曰。氣質極難變。十分用力。猶有變不能盡者。然亦不可以為難變。

而遂懈於用力也。

先生此語。正是要人
難處加功。儘力變盡。

蒙以養
正聖功
也

氣質之偏。自生來便有此矣。若自幼至長。歷歷曾用變化之功。則亦無不可變之理。若氣質既偏。自少至長。所習又偏。一旦驟欲變其所習。非百倍之功不能也。

先生每夜就枕。必檢點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倘有不合。即展轉不甯。猶恐始勤終怠。常書以自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否。高景逸先生亦然。謂是日若不切實煅煉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

為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者。便是人欲。何處非道。何處非學。

切須如此檢點

外物得亦不喜。失亦不怒。則心定矣。得失而喜怒生焉。是猶繫於外物。而心未定也。

孟敏破甑。不顧管寧鋤金不視。豈非天資近道。

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人欲如寇敵。專以窺我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乘間而入矣。

醉於欲者。汲汲如狂。而心莫知所止。